人间

石头开花

田秀娟

路边的绿化带里有一块假山石，人来人往，车辆川流不息，少有人注意到它。

春天的某个清晨，我偶然一瞥，竟发现石头上摇曳着一丛浅绿色的植物。走近一看，原来石头的窝孔里长出了一株荆条，而且还开出了淡紫色的穗状小花。

这块石头何时放置？我不知道。更不知它经历了怎样的风雨雷电，怎样的刀削斧砍，怎样的长途跋涉，才在这里安家落户。

在遇到荆条之前，它一定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生命如一潭死水，波澜不惊。

一粒种子不知从何而来，落入它的怀抱。它欢喜地接纳了种子。阳光、雨、空气，催生这粒种子发芽、扎根、生长、开花。有阳光有空气的地方，一定就有生命。

从此，一块石头有了生机，有了温度。它看到了那蓬绿在它的怀里生长，它听到了花开的声音，它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。喧闹的白天，石头和荆条一起欣赏着路边的风景。寂静的夜空下，它们交头接耳，私语着属于它们的小秘密。沙沙沙，嘻嘻嘻，那是一场生命与生命的交流，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。它们相依相偎，相濡以沫，不知送走了多少孤独和寂寞。它们知道，即使秋会来，花会谢，叶会枯，那又怎样，生命还会重来。

有一次，我还看到一只小小的蜜蜂，低下头使劲儿亲吻着一朵荆条花。它没有忽略这朵小花的存在，说不定还能酿出香甜的荆条蜜来。

我很想大声地告诉路人：“你看，你看，石头开花了呀！”

在医院，遇一老人。

80多岁，背驼，耳聋，因心脏不舒服，住院治疗。

一儿一女都在外地，恰好保姆也不在身边。

老人办完住院手续，给儿子打电话。反复叮嘱儿子，回来的路上，千万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。

挂了电话，他轻叹一声说：“唉，一生病，就给孩子们添麻烦。”似是自言自语，又似是对旁人诉说。说话间，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。

医生询问病情，他絮絮地从20年前说起，自顾自地一直说，一直说，没有停的意思。那个年轻的医生明显有些着急，不断引导他，没有效果，只好无奈地笑笑，继续听。

临近中午，我去打饭，顺便给他带了一份。

他赶紧拨通电话告诉儿子，他住几楼几床，正在吃午饭。让儿子下了车，一定要先吃饭再来医院，千万别空着肚子。

老人坐在病床上，有些心神不定，隔一会儿望望外边。门一响，赶紧用一只胳膊撑着坐起来。

几次三番后，他又不放心地拨通电话，很大声地叮嘱儿子，一定要吃过饭再来医院。

他的儿子应该年龄不小了，50岁，或者60岁，但在老父亲眼里，仍然是个孩子。

下午三点多钟，一位50多岁的男人急匆匆地走进病房。老人面露喜色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吃饭了吗?”

男人回：“吃了。在旁边小吃店，吃了一碗烩饼。”老人松了一口气。

男人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和老父亲聊天，先讨论病情，然后，掏出手机，给老人看小孙子的照片，描述小家伙是多么聪明多么调皮。老人仔细端详着照片，愁苦的表情一扫而光。

男人剥了一个橘子，递给老父亲。老父亲接过来，又掰下一大半，递给儿子。父子俩坐在那儿一边聊天，一边吃橘子。病房的空气中，除了消毒水的味道，还弥漫着淡淡的橘子清香。

这世上，能治愈疾病和伤痛的，除了药物，还有亲情和爱。

晨练时，突遇瓢泼大雨。急寻一屋檐，避雨。

俄顷，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，狼狈急行而至。在离我几米远的屋檐下，支好车子，抹了一把脸，蹲在屋檐下，打电话。

“娘，你干啥呢？咱家里这会儿下雨呢吗？城里这雨下得可大啦。院子里有啥东西，你千万别管，别出来。东西不要紧，淋了就淋了，坏了就坏了，咱不要了。要是摔个跤，可就了不得啦!”

“娘，你知道吗？去年咱村林子他老娘，下着雨，非得去院子里拾一块盖帘儿，一下子摔倒了。这一跤，可不轻，把胯骨轴子摔坏了。做了手术，换了一个不锈钢的胯骨轴，花了好几万。一年多了，还走不了路呢。人老了，骨头都酥了，不好恢复了。”

电话另一头说什么，听不见。只听男人又说：“娘，我早到了工地上了。这会儿干不了活儿，在办公室喝茶聊天儿呢。放心吧，别惦记我，你管好自个儿就行啦……”

男人还在絮絮地说着。一股暖流，通过电话，在老母亲和儿子之间缓缓流淌着。

我扭头仔细看了一眼男人，黑，瘦，个子不高，一头乱发，白发丛生，像秋风中飘零的苇花。上身穿一件不合身的旧运动服，下身是一条脏乎乎的旧牛仔裤，脚上是一双廉价运动鞋，上面斑斑点点。

雨小了，他起身推起自行车走了。我看到他的衣服后面印着“某某中学”的字样。他的背影平凡又渺小，没入人群即无处找寻，但又大到充塞天地宇宙。

特别喜欢去一家超市。有时买东西，有时进去闲聊几句，临走时，总不忘抬头望望屋角的鸟窝。

超市开了七八年了。最初，屋角那儿只有一个椭圆形的鸟窝，里面住着一对燕子。后来，鸟窝越来越多，一共有十几只燕子。甚至超市的监控上面也搭了一个小小的鸟窝。

男老板瘦高，光头，东北口音，说话慢吞吞的，自带东北人的喜感。女的个子不高，扎一个马尾辫，圆脸，很俊俏，爱笑。这些年，两口子没少为燕子操心。每天晚上都得看一下，它们是不是都回来了。有没回来的，就给留着门。遇到不好的天儿，给燕子撒点小米、大米啥的。有时候小燕子从窝里掉下来，他们赶紧蹬着梯子给放回窝里。“燕子是益鸟，来家里，很吉祥的。”女人说，这些年生态环境好了，燕子越来越多了。

白天，大燕子除了飞进飞出地觅食喂食，就是站在屋里的电线上叽叽啾啾地叫。小燕子张着小黄嘴儿，在窝边探头探脑，好奇地看着下面。花花绿绿的商品，进进出出的顾客，因了这些燕子，显得那么生动，那么不同寻常。

冬天，超市里的鸟窝都空了。男老板乐呵呵地说：“这一窝窝的燕子没准儿都是亲戚，七大姑八大姨的。它们都认得家，每年春天都回来。”

女人搭腔：“人去南方旅游，还得坐飞机乘火车的。燕子扑啦啦地飞走，扑啦啦地飞回来，人家连路费都不用花。”

她笑，我也笑。想想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大家子，组成一个燕子旅游团，每年秋天飞到温暖的南方过冬，春暖花开了，再一起飞回来。多好。

天气暖了，它们回来了。

生命中，总有些不期而遇的美好，明媚了我们的眼睛和心灵。那是一块寂寞的石头上开出的花，是病房中父子合吃的一只橘子，是雨中屋檐下儿子打给母亲的叮嘱电话，是超市里燕子的呢喃，是这个尘世中活着的温暖与美好。如果心灵是一朵花苞的话，因了这些美好，花苞会一瓣一瓣地慢慢绽放，直至完全盛开。

温故

敬读老兵

刘耐岗

一直在追随着老兵的身影。

静谧的乡村。远远的，几声犬吠，又几声鸡鸣。杨柳、槐枣，所有的树木，都在晕染着。村庄的色调，愈加深邃。浅淡的，是谁家房顶上的那缕炊烟。

这是吴桥众多乡村的模板，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名字：马铁锅、迁民屯、都墨王、徐王杨……风霜磨砺，旧事如茶，愈加浅淡。村庄无言，恰如桃李，下自成蹊。农户的很多角门，还保留着以前的模样。青砖蓝瓦，或红砖青瓦，门楣上写着“旭日东升”“山河壮丽”“东方红”“保卫祖国”的字样。深深的门洞，可以放一辆小拉车、几百块蜂窝煤。院里有一角鸡棚，有一畦菜地。三间小屋，几件家具，就是一名老兵的家。

老兵叫刘宪堂，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们，没什么两样儿。一个戴了20年的棉帽子，一条扎了20年的皮带，皱成一朵花的脸。别看90高龄了，腿脚还算利落。当过兵，出生入死过，世事早已看淡，无牵无挂，反而更长寿。

他正跟一帮老伙计，坐在墙根下晒太阳。

再讲讲打仗的事吧。讲讲就讲讲，你说讲哪段？淮海战役，渡江战役，还是抗美援朝？

危险遇到过，在朝鲜挖角头沟，一颗炮弹砸过来，炮弹皮伤到了我的后腰。开坑道口挖到半截，塌方了，把我埋到半截，找人把我拽出来的。俺不害怕，死也不落个孬种……

太阳西斜，躲进掩体。老人们也都回家了。一豆灯光，映出老兵的身影，继续读他。

国歌响起，红旗升腾。国歌响起的地方，是吴桥的一个小乡村。红旗飘扬的地方，是村里的一个小庭院。

升起国旗的，是一位92岁的老兵，随解放军重机枪连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解放了上海，解放了济南，解放了沧州，也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小乡村。

退伍后，老人深藏功与名，带领村民勤劳致富，把小日子搞得红红火火。

红旗越过门窗，越过红瓦，越过绿树，眺望远方。

参加升旗仪式的，是老人的儿子和村民。为这一刻，老人提前三天就练习唱国歌、打敬礼，把旗杆擦了又擦。还买来红纸，写好标语，贴满小院。房檐下的一排葫芦，也写上了祝福话语。

红旗飘扬，与蓝天握手。同一片蓝天，同一个家园，红旗下的人们倍感幸福。国歌嘹亮，红旗飘扬，一股热血在每个人的胸中激荡!

国歌嘹亮，冲锋号起，老人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济南城下，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，顶着隆隆炮火机枪扫射，个个奋勇向前；

沧县城外，他在大雨和炮火中穿行，找来梳头油和布条，让重机枪重返战场；

开国大典，他和战友来到上海中心国际饭店的顶楼，架起重机枪，一架敌机胆敢来捣乱，被他们打跑。

那天他们的午饭是在24层高楼的阵地上，大个的发面饼就干辣萝卜条，两壶白开水，至今怀念那份香甜。

红旗飘扬，革命胜利。凝望国旗，老人眼里闪烁泪花，嘴角却饱含微笑。升国旗，唱国歌，他把对祖国的爱都倾注于此。在这个普通的小院，国旗已升了整整十年。

让我们仰望天空，国旗上不仅有五颗星，还有一行字——红星照我去战斗。

这是一本回忆录片段。

2015年初冬的一天，我正在家中修理漏水的暖气，一手油污和锈水，头上也出汗了。

忽然门开了，走进两位陌生的男子汉，看样子有五六十岁了。我放下手中的工具，仔细打量着来人，却怎么也认不出是谁。这时，那两人一起立正向我敬礼：“报告艇长，我是667艇文书赵建立!”

“我是667艇前主炮瞄准手朱建军!”

“你们到哪去了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啊!”

三人拥抱在一起，眼泪在堆满皱纹的脸上流着……

我们回到了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西沙战区的峥嵘岁月。

“我们是坚守在上甘岭的英雄，我们是坚守上甘岭的好汉，抗美援朝建奇功，为国争英名天下传……”这首《上甘岭战歌》，出自一名耄耋老兵王玉山之手。他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写成一首歌，留后人传唱，谁说老兵不浪漫。

86岁的老兵孙玉杰，浴血奋战，屡次立功，身上至今还留着弹片。老人让我们记忆最深的话就是：“毛主席说，人不能吃老本，我向组织提出，把我的二等伤残改成三等，少领点补助，把福利让给更需要的人!”

95岁的老兵王文成，勇猛杀敌，战功卓著，对祖国一片赤诚之心。躺在病床上，他不忘叮嘱儿子：“我要为人民服务，现在住院了，不能为人民服务了，净给国家添麻烦，我看病光花国家的钱，不要再给我治疗了。”

评论

赞董猛先生七十韵

韩焕峰

董猛乡兄，年近耄耋。执教退休，笔耕不辍，伏案操觚，著作甚丰。赠余诗集《黄河游》，一万二千余行，鸿篇巨制，气魄恢宏，可谓“九言长城”。读罢无不令人震惊！有感而发，用四言韵文以记之。

黄骅大地，人杰地灵。
人才辈出，胜似泉涌。
细数诗界，不乏精英。
引为师长，常入我梦。
先贤代表，贾漫诗公。
刘氏小放，誉称放翁。
大腕名家，董猛老兄。
均谓翘楚，皆为诗星。
洼乡吾党，董兄连猛。
握手连心，意气相通。
幼伴黄河，长于金城。
高大魁伟，米八有零。
深造北京，名校开蒙。
砥砺学问，规范品行。
大学骄子，奋勉终成。
不忘乡梓，渤海边庭。
杏坛登堂，广植桃杏。
春风播雨，润物无声。
弟子三千，芬芳四境。
造福桑梓，屡获殊荣①。
年届花甲，老骥犹鸣。
退而不休，继续登程。
文学创作，又开新景。
长诗短文，井喷如洪。
伏案操觚，常伴孤灯。
文章锦绣，诗赋唱咏。
《黄河游》出，石破天惊②。
游河万里，凤舞龙腾。
上天入地，神迹仙踪。
古往今来，跌宕国风。
鸿篇巨制，气魄恢宏。
万二千行，大作天成。
九字铺排，长卿再生。
气势如虹，巍巍长城③。
名家惊呼，梁晓发声：
咏河第一，结诗横空④。
邵氏燕祥，叹而诗铭：
举擘称赞，千载河灵⑤。
骚人贾公，诗家唱颂：
御诗如兵，无往不胜⑥。
学者书林，长文为咏：
豪放婉约，一炉兼熔⑦。
论家石英，高见勾红：
大重丽韵，四纲震聋⑧。
论家如潮，无不叹惊。
流芳传世，青史彪炳⑨。
业绩凿凿，铁骨铮铮。
古来诗家，几人登峰？
大河浩荡，涌流我胸。
煌煌大作，吾佩由衷。
感而赞之，九言长城。
壮哉董猛，美哉老兄！
老骥伏枥，壮志凌虹。
年近耄耋，夕阳更红。
又著《血魂》，豪气纵横⑩。
百二十万，书说英雄。
伟篇宏制，再耸文丛。
黄骅英名，万民传颂。
拍成电影，形立域中。
其他著作，文若流洪。
略其大端，诉我怀衷。
老当益壮，再立新功。
宝刀不老，锃亮利锋。
桑榆老硬，枫叶更红。
企盼新著，大作迭更。
精品再现，文坛荣登。
携手相勉，共攀高峰。
有感而发，聊表衷情。
贻笑大方，俚句相赠。
祝兄安绥，福寿康宁！

① 董猛先生曾屡获省市嘉奖并获首届国家级优秀教师称号。

② 指董猛鸿篇巨制九言诗作《黄河游》。

③ 唐代诗人刘长卿擅五律，创作多篇五言诗，人称“五言长城”。

④ 著名作家梁晓声为文，盛赞《黄河游》为“放歌黄河第一诗”。

⑤ 著名诗人邵燕祥读罢《黄河游》及《董猛诗词选》后欣喜挥毫为诗：“谁道好诗唐写尽，黄骅幸会董诗人。新诗旧制皆成诵，泻出黄河千载魂。”

⑥ 著名诗人贾漫为之序，称《黄河游》通篇九言诗为“九字之兵”，盛赞之为“定海神针”且“无往而不胜”。

⑦ 清华大学学者、博士生导师刘书林教授，撰长文赞《黄河游》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、豪放与婉约风格齐具的典范。

⑧ 著名作家、诗人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石英先生长篇评论概括《黄河游》四大特点为“大、重、丽、韵”，称之为“当前诗歌创作”的“难得巨制”。

⑨ 天津著名评论家冯景元先生为《黄河游》题诗：“钟爱董猛九言文，夜来诵读十分勤。晨起咏得会心处，声短韵长纵意吟。”并赞之为“传世之作”。

⑩ 董猛退休后又有力作，长达12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血魂》问世，获梁斌长篇小说奖，且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《黄骅将军》获2011年建党90周年优秀影片奖。

▲八骏图（工笔画）

◀荷塘情趣（工笔画） 赖舒宁 作

在场

苍凉深处等春来

李淑华

中午小憩，看一本书，名字叫《苍凉深处等春来》，作者林清玄先生。这是一本我推荐给姐妹的书，有一天她来，竟然忘在我家，中午睡前随手拈来，竟然就重逢了。

大约在1995年至2000年之间，我喜欢读先生的书，想来20多年没拜读了，机缘巧合还是心有灵犀，竟然在壬寅年的一个春意初萌的午后，又一次握手。

读林先生的书，养身也养神，平常物事，娓娓道来，禅意如春雨滋润，让人心生温暖，随着季节一如万物复苏。

序没有看完，就睡着了，在春日午后暖暖的阳光里，我似那只童年记忆里依偎在奶奶盘坐的腿上的老狸猫，听着自己的呼噜酣然入梦。

睡着真好，心轻松，身也自由自在，可以无障碍穿越时空，于是，就在这个依然春寒料峭的当下，“我”飞过高山穿越大海，到了南山的十里桃源，那是“员外”的一个春秋大梦，也是我现世的“且停停”。竹篱稀疏，柴门虚掩，一座破旧的小屋，在岁月深处静待花开。“我”似乎是一缕风，穿过木门的裂缝，坐在南窗下的阳光里，泡一壶老茶，斟满颠沛流离世间沧桑，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。端起，放下，无数次的重复，洗涤被尘埃包裹的那颗初心，映照在透亮的茶汤里的，竟然是一颗晶莹剔透的“珍珠”，它本来就在，从未离开。

阳光从糊在窗棂的破旧油纸的裂缝照进屋里，那些尘埃在光束里跳舞，光束像灯一样，打在一个满身灰尘的人身上。他沉醉在岁月深处静默如禅，无视我的存在，我也安然舒适。他看他的书，我泡我的茶，一刹千年，万古长青。

一只老鼠，吱吱叫着，在这南山一隅，颇似“鸟鸣山更幽”，那入定的人躬起，追随老鼠的身后，悄无声息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听见自己咚咚跳动的那颗心。他，竟然随着老鼠钻进洞里，捧出来一个锈迹斑斑的木盒，轻轻拂去柴草的碎屑与尘埃，打开盒子后，我看到他笑得像春天。抬头的刹那间，哦，这人是邵康节呀！那身灰色的长衫，仿佛一经风吹就会破碎散去，“缘来如此!”那声音细微如蚊，却似震耳发聩，我听出来，他字字珠玑的声音咆哮着喜悦，且不待我奉茶，竟然老僧入定，钻进他“秘籍”的深深处。

手机铃声响起来，我从梦中苏醒。拿开压在胸口的书，一束斜阳照着窗台上的那盆竹子，画在卧室东墙上一副淡墨竹影。起身，冷水洗漱，我要到枣园看看，那些在冬天沉寂的枣树，是否与春天一起醒来。

北方的室内温暖如春，野外依旧寒冷沁人。记忆中的雨水季节，田里应该是人欢马叫的春耕景象，而此时此季的大洼深处，除了这些挺立在荒野中的冬枣树，让人联想起初夏的枣花香、仲秋的累累果，极目望去一片苍凉……

“尽目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遍陇头云”，北方的春天是羞涩含蓄的，静下心来，低头看脚下走的每一步，突然发现，脚下枯草覆盖的土里钻出来隐含的绿色，一丛羊胡子草倔强地挺起来早春的音讯，成了大洼深处报春的使者。

茫茫大洼，那些春寒中的冬枣树，树干上开甲的疤痕，都在诠释着成长的代价。蟒爪一样的根须，深深扎入返碱皲裂的黄土地，在贫瘠之处找寻营养，看似冬闲春懒的日子里，以静为动，哪一刻不是在伺机花开？

回望着看似“枯木”的枣林，还有那一堤十里桃树，风已经柔了，地气在蒸腾，它们比人更懂得时节，它们有足够的储备与信心，默默扎根在这片土地上，苍茫深处等春来。